

传统与现代之争^{*}

——论以色列的宗教基布兹运动

陈艳艳 李 勇[◎]

内容提要：宗教基布兹是以色列基布兹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有制经济模式与传统犹太教信仰相结合的产物，既有世俗基布兹的一般特征，又凸显犹太律法的重要作用。宗教基布兹运动以犹太教现代化、犹太复国主义、世界社会主义为主要推动力，以犹太律法与公有制为运行的核心价值，目标是犹太民族复兴。公有制原则与犹太教信仰的结合既是宗教基布兹的优势，但二者在现实中又表现出相互制约的矛盾。近年来，宗教基布兹的发展局限性明显，改革势在必行。

关键词：宗教基布兹 犹太教 犹太复国主义

作者简介：陈艳艳，哲学博士，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暨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助理研究员；李勇，哲学博士，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暨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研究员。

以色列的基布兹又被称为社会主义社区，现今以色列境内的基布兹总人口超过14万。在类型上，基布兹可分为世俗基布兹和宗教基布兹。第一个世俗基布兹名为“Degania”，建成于1910年；第一个实体性的宗教基布兹名为“Tirat Tzvi”，建于1937年。实体性基布兹的建立、建设与运作过程作为一个系统构成了基布兹运动。

一、宗教基布兹运动的产生及主要特征

作为整体的基布兹运动开始于1910年的巴勒斯坦地区，无论是作为共同合作与公制定居点模式，还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本身都十分罕见。从组织与运作上来看，宗教基布兹社区与世俗基布兹社区在外在特征方面并没有太多区别。起初，社区内部都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集体劳动、按需分配等原则，杜绝个体化生产与交易活动。社区内的农业、畜牧业和工业生产等繁荣发展，社区的基础设施齐全，包括居民区、养老院、学校、诊所、食堂等应有尽有。

（一）宗教基布兹运动的历史与现状

宗教基布兹运动由犹太教正统派教徒青年发起，是犹太教信仰在吸收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思潮基础上形成的独特思想体系的具体实践。宗教基布兹运动发端于1929年11月，以来自德国的一群青年犹太教徒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的犹太公社小组（Rodges Kevutzah）为标志。这些先驱者希冀建立基于自身劳动基础上的公社生活，并提高此地区的农业发展水平。在此建设基础上，先驱劳动联盟（Ha-Poel Ha-Mizrahi）成立，其目标是团结所有犹太工人和劳动者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社会、经济和政治联合体，并最终实现《托拉》和先知们的目标^①。1937年，第一个实体性的宗教基布兹由德国、波兰与罗马尼亚籍的犹太移民正式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以色列宗教与政治、社会研究（编号：22JJD730004）”阶段性成果，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以色列基布兹社会主义的实践与理论研究（编号：21YJC710014）”阶段性成果。

^① Central Zionist Archives, File KKL5/7654, *The Ha-Poel Ha-Mizrahi Federation in Palestine*, Survey, Tel Aviv, June 1937.

建立，成员有740人。现今以色列境内的16个宗教基布兹共有约1万成员。

（二）宗教基布兹运动的主要特征

宗教基布兹运动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有深刻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其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犹太启蒙运动与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可以说，宗教基布兹运动是犹太文化与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且它的发展进程亦受到近代以来诸多国际事件的直接影响。

1. 宗教基布兹运动的核心思想体系

宗教基布兹严格遵守犹太教律法和正统派犹太教传统，这正是宗教基布兹与世俗基布兹的显著区别。宗教基布兹有明确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导向，其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精神一直是它能够与世俗基布兹共通与合作的基础。犹太教律法、犹太复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宗教基布兹的三大思想体系。

首先，宗教基布兹成员的社会意识来自于《托拉》，社会法律来自于犹太教。犹太教传统在社区中起核心指导作用。建立宗教基布兹是为了建立与《托拉》的联系，无条件地接受犹太律法指导生活与实践。^①例如：犹太教规定要守安息日，于是宗教基布兹所有成员在安息日都不能工作。依据《托拉》，除了特殊劳动的着装要求外，宗教基布兹成员日常需穿宗教服饰，并每天进行祷告等宗教活动，坚守传统宗教节日，且日常事务与活动都要遵循传统犹太律法。在宗教基布兹建立之初，其定居地点的选择需要承担提升民族传统价值的责任，经济生产活动场所与宗教建筑的选址都有严格的宗教因素考量。要判断一个基布兹社区是否达到了宗教社区的标准，不仅要看该社区成员的个人宗教行为，更重要的是要看其集体目标与公众活动。

其次，犹太复国主义是宗教基布兹运动的促动力量与核心原则，更是其建设目标。宗教基布兹旨在建立一个犹太律法之下的人人平等、永久和平、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犹太家园，实现犹太民族复兴。近代犹太民族主义与复国主义使得一部分人重返故土，建立宗教基布兹；这些宗教基布兹的发展又反过来推动了犹太民族主义与复国主义的发展。宗教基布兹虽然由犹太教正统派教徒建立，但由于吸收了犹太复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潮，其成员在恪守律法的同时，也重视科技与生产劳动，支持以色列建国。最早的宗教基布兹者是那些“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宗教劳动者，他们渴望留在以色列地，将它建立成为一个社会、经济、政治完整体，来履行托拉的律法、实现先知的预言”^②。

再者，社会主义原则是宗教基布兹的核心组织方式，也是其设想的最终社会形态。但宗教基布兹只是选择性地继承了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形式、分配方式等。集体主义是宗教基布兹的最显著特征之一。虽然宗教基布兹是由联系紧密的单个个体构成，但却不是自我中心的发展模式，它的终极社会目标是整个民族的社会主义化。宗教基布兹实行“完全”的共产主义，实行所有财产的完全公有制、完全的按需分配；在后代的抚养与教育上坚持完全的集体主义原则等。这种完全的公有制体现在宗教基布兹生活的方方面面，具体到社区的一草一木、滴水滴油都属于集体。

2. 宗教基布兹在犹太律法与生产活动间的妥协

宗教基布兹首先是从事农业等物质生产的实体性单位，因此常会在遵守犹太律法与生产活动之间产生冲突。处理冲突的总原则是让犹太律法享有主导权，尽管有时严格遵守律法意

① Simha Friedman, "The Extension of The Scope of Halakha", Aryei Fishman (ed.), *The Religious Kibbutz Movement*, Jerusalem: The Jerusalem Post Press, 1957, p.37.

② Yossi Katz, *The Religious Kibbutz Movement in Land of Israel 1830-1948*, Joseph Shedur trans., Ramat Gan: Bar-Ila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5.

味着一定的损失。于是，在兼顾遵守律法与经济活动的目标之下，宗教基布兹中产生了诸多“妥协性”的信条。

首先是关于基本设施建设与设计问题上的权益之法。这一方面的典型是宗教基布兹中独特的犹太会堂。依据犹太律法，犹太会堂必须位于城市的至高点。犹太教拉比坚持应将会堂建在基布兹中的至高点或中心位置，并应高于基布兹的其它建筑。但是，由于建设早期的资金匮乏，宗教基布兹的犹太会堂大都是在以色列建国后才陆续开始兴建的，就出现了建造地不在至高点或中心位置的情况，甚至仍有一些社区服务和宗教事务是在基布兹的大食堂中举行的。

其次是在犹太传统节日禁忌与生产活动相冲突时的妥协手段。这一方面的突出体现是守安息日与安息年的问题。传统犹太律法禁止犹太人在安息日工作，因此如何在安息日给奶牛挤奶就成了宗教基布兹的棘手问题。这一禁忌一度造成了宗教基布兹颇严重的经济损失，因为畜牧业通常是早期基布兹的支柱性产业。于是，宗教基布兹中的安息日挤奶工作只能聘请阿拉伯人等非犹太人来进行，但对早期宗教基布兹而言，雇佣阿拉伯人做挤奶工作同样存在着很大风险。这个难题一直到机器挤奶技术的投入使用才得以有效解决。关于安息年的律法也给宗教基布兹的生产活动带来了难题。根据犹太律法，禁止在安息年收获农作物或进行农作物贸易，这对在艰难环境下求生存的宗教基布兹而言显然不现实，因此只能在安息年采取一些变通性手段来确保农业活动得以继续。比如，以一定的形式将土地租赁或出售给非犹太人来耕种，然而基布兹的土地是不允许租赁或出售给外人的，于是会在原合同上增加租赁与出售的实质及时间的限定性增补条款。时至今日，宗教基布兹对安息年问题的解决办法仍停留在以特殊方式向阿拉伯人出售或租赁土地的阶段。

此外，还有在食品洁净律法与生产活动发生矛盾时的权宜之法。这一方面突出体现在杂交物种的问题上。例如，要更好地种植李子树需要对杏树进行嫁接，但犹太律法禁止嫁接两个不同物种。犹太拉比就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及性质进行了长久争论，最终商定的方案是让非犹太人来从事农作物嫁接工作，并认定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并没有参与杂交物种的活动，宗教基布兹的农业种植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继续进行。^①

综上所述，宗教基布兹在建设过程中一边严格遵守犹太律法，一边努力进行物质生产，并且遇到了诸多矛盾与挑战。宗教基布兹的总体解决原则是尝试在犹太律的范围内解决问题，既不违背犹太律法，又能获得经济生产的可行性。但有些平衡之法并不能让所有成员满意，有时亦会衍生出新问题。

3. 宗教基布兹与世俗基布兹的主要区别

宗教基布兹的形成是历史因素和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在发展过程中以犹太教信仰为基石，并结合了犹太民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这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了指导社区生产生活的综合理念。世俗基布兹的基本原则只有犹太民族主义、复国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思想。这种基本结构上的不同造成了宗教基布兹与世俗基布兹之间的差异。

二者之间最本质的区别是社区建设是否秉持犹太教信仰。犹太律法是否指导社区活动和生产方式是区分宗教基布兹与非宗教基布兹的根本标志。全以色列境内的宗教基布兹都以犹太教正统派信仰为主导，而世俗基布兹有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有的信奉平均主义、自由主义或民主主义。宗教基布兹运动最初由两部分人参与，一是德国现代的犹太教正统派教徒，他们既支持犹太宗教复国主义，也拥抱科学和理性、常规的伦理体系以及世俗成就，并且设计了一条反对资产阶级的道路；二是东欧的犹太宗教工人运动，这部分人深受哈西德主义的影

^① Y. Katz, *Jewish Settlement in the Hebron Mountains and the Etzion Bloc* (Ramat-Gan 1992), pp.105-108.

响，主要关注点是社会公正，认为阶级斗争是改变人心的辅助工具。这两部分人的共同理念就是农业哈拉哈律法社区的建立。这种社区不仅关注个体精神生活的提高，同时也注重作为整体的社会福利。

此外，二者在社区基础设施、成员着装及日常行为上也有区别。世俗基布兹与世俗的犹太人社区基本没有区别。而在宗教基布兹中，有的集体食堂也用做犹太会堂、集会或演讲的礼堂；有条件的社区则设有专门的会堂。在这样的宗教社区，男人们通常着黑西装、白衬衫，头戴黑礼帽等宗教服饰；而女人则需要上衣袖子过肘，下身长裙过膝。不仅如此，社区成员每天还要进行集体宗教祷告三次，晚上学习《托拉》，恪守安息日以及其它宗教节日。

4. 宗教基布兹与犹太教正统派的异同

虽然犹太教正统派思想在宗教基布兹中处于首要地位，并且宗教基布兹的建立也深受现代犹太教哈西德派和哈撒德派的影响，但是宗教基布兹中的犹太教与犹太教正统派也存在许多不同。

首先，宗教基布兹的复国主义理想与犹太教正统派思想不同。宗教基布兹借鉴了世俗基布兹运动的集体主义、平等和个人劳动的价值观，也吸收了犹太教正统派的信仰和传统。他们将这两种不同的、甚至有时矛盾的思想结合了起来。他们寻求一种新的混合性社会的建立，拥护社会主义，寻求宗教创新和混合的、平等的社会建构。

其次，宗教基布兹对犹太教内在价值的看法与犹太教正统派不同，认为犹太教的全部内容必须是其范围内所有生产生活的基础，并且能成为每个人和整个社区在实践发展过程中的动力。^① 这种犹太教创新的要求使得他们认为“严守教规的行为既不是基本的宗教准则规定，也不是犹太教传统价值观所要求的”^②。他们不认同犹太教的功能仅仅是将已经存在的思想、理念、教规等保留下来，而是力图在自己的生活模式中复兴那些存在于犹太人历史中的永恒价值。也就是说，宗教基布兹的宗教信仰认为犹太教律法的源头在于对人的存在的关涉。

再次，在社会主义平等理念的影响下，宗教基布兹希望创造一种新的宗教生活方式，因此对社区的宗教活动进行了较大改革。例如，允许甚至鼓励妇女参与《托拉》研习，对所有孩子（包括女孩）开展《塔木德》教育，这对犹太教正统派而言是不可接受的。宗教基布兹还在犹太会堂中举行男女联合祈祷仪式，在祈祷仪式中，虽然男女分开而坐，但他们之间没有障碍物。有的宗教基布兹甚至有男女混合的唱诗班、舞蹈和自由混合游泳等。在就业、婚恋、育儿等方面，宗教基布兹也完全摆脱了犹太教正统派社区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宗教基布兹是犹太教信仰、犹太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的独特结合，并最终表现为独特的犹太复国主义实践。它吸收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民族观与社会伦理价值观，同时将犹太教思想作为其理论与实践的基础组成部分。宗教基布兹的社会意识来自于犹太律法，认为犹太民族持续生存的基础在于一个犹太国家的建立，以实现独立的民族生活。犹太教的宗教意识（永恒价值）在个体和群体不断的、积极的宗教体验中实现内化，并为整个社区提供基础的价值观与社会意识，犹太教信仰及律法直接关怀的是个人与群体的具体实践生活。宗教基布兹希望建立的国家是独立的、共产主义的犹太社区，既拥有现代工农产业经济，也能保持改革后的传统犹太教生活方式，同时社会的组织方式是社会主义的。从本质上说，宗教基布兹运动是在传统犹太生活的框架内注入了一些革命元素。它所致力的复国主义不同于

① Moshe Unna, "The Elements of Religious Kibbutz", David Leichman and Idit Paz(eds.), *Kibbutz: An Alternative Lifestyle*, Ramat Efal: Yad Tabenkin, 1997. p.117.

② 同上, p116.

世俗基布兹的复国主义，也不同于犹太教正统派的宗教复国主义，甚至与现今的以色列国相去甚远。

二、宗教基布兹运动产生的主要原因

宗教基布兹运动的产生有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原因，但概括起来主要有三大推动因素，就其重要性依次为：犹太教现代化、犹太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犹太教现代化表现为对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吸收与改造。宗教基布兹的民族主义带有极强的宗教与文化色彩，是宗教与民族主义的结合物；而它的社会主义则是强调平等、劳动与个体间紧密联系的社区社会主义。这种社区社会主义与20世纪早期流行的民主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有很大不同。^①可以说，宗教基布兹是在共有社会理念的框架下，糅合犹太教信仰、犹太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集体社区模式，罕见地以宗教的形式表达了犹太左派人士的声音。此外，世俗基布兹近30年的建设经验也是宗教基布兹运动的直接推动力。

首先，犹太教现代化思潮为犹太教革新带来机遇。法国大革命后，欧洲各国相继拆除了犹太人“隔都”，紧接着犹太启蒙运动在欧洲展开。启蒙思想家希望让犹太人成为真正的欧洲人，因此传统犹太教需要接受近代理性思想。传统宗教与现代文化的融合产生了契机。“《托拉》与世俗生活以及《托拉》与劳动的关系必须首先理性化，以便它们结合形成一种新的体系而继续前行”。^②犹太教现代化的前提之一是要将神圣的宗教生活与世俗社会的现代成就相联系，以使得其更好地前行。宗教基布兹运动实际上是传统犹太教借着犹太教现代化的契机，吸纳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是传统犹太教框架中的一种亚文化。宗教基布兹中的正统派犹太青年藉此实现了传统宗教理念与现代文化的成功融合。

其次，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高涨是宗教基布兹产生的诱因。19世纪欧洲的民族主义思潮对犹太民族的直接影响就是犹太复国主义的产生。犹太教现代化与犹太复国主义的双重影响造就了宗教复国主义思潮。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重要目标是实现犹太民族返回故土的期望。从本质上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犹太启蒙运动的延续，是犹太民族复兴的又一努力和尝试。回归“应许之地”本身就是犹太教正统派信仰的一部分，宗教复国主义希望将犹太传统与近代文明融合起来^③，其特殊之处在于宗教复国主义运动的主体是犹太教正统派；并且，其回归故土的主要目的不是建立独立的主权国家，而是要回归上帝对犹太民族的应许之地，学习上帝的教诲、寻求集体的得救。20世纪30年代，大量犹太人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帮助下返回巴勒斯坦，其中有一部分正统派犹太教徒选择了集体劳动与社会主义的方式，这是宗教基布兹产生的基础。

再者，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的思想契机。回到故土的犹太教正统派教徒会选择社会主义原则作为社区组织形式，建立宗教基布兹的主要因素有三。其一，弥赛亚情结为宗教基布兹社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运动倡导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平均分配财富、集体劳动、绝对的平等与公平等理念契合犹太教正统派对未来王国的信仰和期盼。其二，1904—1914年间移民到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大部分来自东欧，他们接触并了解当时盛行的社会主义思想，容易将这种思想运用到建设实践中。其三，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崛起向世界彰显了社会主义的效用性与正义性，尤其在对抗法西斯的战争中，显示出了强大的国家力量与制度优势。在此基础上，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人人劳动原则、集体平均分配财富、消灭剥削与压迫等

^① Michael Löwy, “Martin Buber’s Socialism”, *Journal of Jewish Thought & Philosophy* 25 (2017), p.95.

^② Aryei Fishman, *Judaism and Modernization: On the Religious Kibbutz*,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2.

^③ 同上, p.46.

社会主义原则就成了新生宗教基布兹的选择。

此外，巴勒斯坦地区的实际情况决定了宗教基布兹模式是正统派犹太青年的不二之选。世界局势的变化以及欧洲犹太教的发展对宗教基布兹理念的确立至关重要。然而，对于不擅长生产活动的正统派犹太青年来说，在完全陌生的“故乡”实行一种生产模式与社会制度，仅有理念是不够的。他们必须根据巴勒斯坦地区的实际情况来构建适宜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这种实际情况是决定宗教基布兹出现的时间与规模的实际因素，包括定居巴勒斯坦地之初内忧外患的政治处境、恶劣的自然生存环境和世俗基布兹的榜样效应等。

综上所述，正是当时的国际大环境和特殊的地区因素促使了宗教基布兹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兴起。犹太教信仰是犹太民族的精神支柱，也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思想基础。早在该运动开始之前，“回到锡安”的理想就根植于犹太教信仰之中。社会主义则是宗教基布兹不可或缺的指导原则和组织原则。因兼具宗教特征与共产主义性质，宗教基布兹80多年的发展历程颇为曲折。1948年以色列独立战争爆发时，宗教基布兹由于发展的弱势处境及地处边缘地区，土地遭到侵占与破坏甚为严重，以致举步维艰。但对犹太教与犹太传统而言，宗教基布兹的存在是必要的，因为它不仅是犹太教现代化最鲜活的表征，也是对犹太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改革。

三、宗教基布兹运动的主要成就

宗教基布兹运动是传统犹太教试图通过与世俗文化结合而获取生命力的尝试，是犹太文化更新的表现。同时，以其稳定而和睦的成员关系为基础，谋求科学技术的开发，对以色列的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总的来说，宗教基布兹的历史贡献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宗教基布兹具有坚守犹太民族使命与民族精神的作用。宗教基布兹运动中出现了一些在宗教、哲学和社会等方面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思想家，其思想迄今依然影响着以色列。宗教基布兹的存在不仅是以色列建国的重要基础，更是犹太民族性的凸显。从地理分布上看，宗教基布兹通常建立在危险的国土边界地区，实际性地发挥着戍守边疆的功能。

第二，宗教基布兹实现了对犹太文明的传承与更新。宗教基布兹的宗教亚文化包含了正统框架内社会主义和犹太民族主义的中心价值与准则。宗教基布兹联盟在建立基布兹定居点的过程中实践这种亚文化，创造了在社区层面可能最为深远的现代与古老犹太教相结合文化体系。这种独特的亚文化赋予宗教基布兹与其他犹太教正统派社区截然不同的气质。宗教基布兹运动对以色列社会与现代犹太生活的最大贡献在于它开发了复国主义的宗教潜能，并将它的活力与深度展现了出来，将犹太传统与现代犹太民族主义衔接了起来。

第三，宗教基布兹在过去80多年中取得了突出的经济成就，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生命力。作为整体的宗教基布兹联盟的经济表现明显好于世俗基布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色列的基布兹运动陷入危机，具体表现为债台高筑、劳动力流失等。在大危机背景下，宗教基布兹的表现远优于世俗基布兹，它在人均净收入、净存款等方面远好于世俗基布兹；其高人口出生率也使得危机之下劳动力流失问题显得无足轻重。

第四，宗教基布兹中社会主义原则和犹太律法精神的结合形成了一种特殊结构。从结构和动力上看，宗教基布兹的宗教价值似乎与社会主义生活模式十分契合。^①在宗教和社会主义框架内，社会主义原则在犹太律法层面上是可接受的。宗教提高了成员的自我约束力，提升了日常生活的集体维度，借助律法准则的说服力加强了基布兹的经济准则。在宗教基布兹

^① Aryei Fishman and Yaakov Goldschmidt, "The Orthodox Kibbutzim and Economic Success",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Vol. 29, No. 4 (Dec., 1990), p. 508.

内，作为个体意识形态的理性宗教表现出来的理性、积极、自我约束等都与基布兹原则十分融合。基布兹生活的社会主义结构被认为是犹太伦理与世界不断契合的象征。

四、宗教基布兹的发展局限性

宗教基布兹对以色列建国及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以色列的现代化，这种混合式、小规模、集体主义生产模式的局限性也日益明显。进入 21 世纪后，世俗基布兹通过改革逐渐摆脱了发展困境，而宗教基布兹在拒绝改革的背景下面临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发展速度开始下降。这种局限性主要体现这几个方面。

第一，在强大的国际市场经济体系面前，这种以宗教情感和平均主义为纽带的集体生产模式面临如何提高生产效率的问题，引发了集体管理制度、产品分配制度等方面改革的呼声。伴随着后现代思潮而来的个人主义与消费主义也给宗教基布兹社区的发展造成了不小的挑战，无差别的分配原则只能挫伤个体生产的积极性，改革成为宗教基布兹的必然选择。

第二，宗教律法束缚了经济发展。犹太律法限制了宗教基布兹的部分生产与贸易活动。恪守律法造成基布兹内部职业结构单一，因为强调身体劳动的重要性，社区成员大都从事传统产业活动。多样化和专业化的职业需求是宗教基布兹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三，规模困境是另一重要问题。宗教基布兹面临着人口减少、社区规模缩小的问题。一是有意愿且能够加入宗教基布兹的犹太教徒很少。二是宗教基布兹中年轻一代的离开，年轻成员出生于以色列建国后，没有老一代成员那种对基布兹的强烈归属感。三是外界思想对宗教基布兹意识形态的冲击。不仅世界文化浪潮对宗教基布兹固有的信念产生了巨大冲击，犹太教正统派社区也会在思想与成员选择上与之产生竞争，导致宗教基布兹成员离开并加入到城市的犹太教正统派社团。

第四，宗教基布兹本质上是一种架构于犹太律法之上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它拥有所有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本质缺陷，这种缺陷也将决定宗教基布兹的未来走向。相较于历史上的乌托邦社区，宗教基布兹有隶属的宗教基布兹联盟和基布兹运动联盟，这为它的长期存在提供了规模基础；另外，宗教基布兹是犹太教正统派信仰、犹太复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混合体，这种混合性结构既为宗教基布兹提供了生存的安全屏障，同时也使其在发展中面对多方面的冲击，且实施改革困难重重。

综上，以色列的宗教基布兹是古老的犹太文明在现代化过程中，结合近代的社会主义思潮与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成果。它既吸收了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反对剥削、民主、平等、自由、按需分配等思想，也吸收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民族拯救与建立民族家园的思想。它的基础和终极目标是犹太教正统派预期中的弥赛亚王国，“以色列的宗教基布兹运动接受了一些社会主义公正、民主以及民族团结等额外的原则，但这些只是通往其托拉社会的重要一环”。^① 这些局限性使得宗教基布兹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发展与改革困难重重。我们应该看到，这一运动的性质是由犹太教正统派信仰与思想决定的，改革只要不触及这一基础，其性质就不会发生根本变化。然而，也正是这个本质性因素束缚了它的发展，仅依据传统犹太教对大同社会的描述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宗教基布兹最终将只能陷入乌托邦的泥潭。

（责任编辑 周广荣）

^① Yossi Kats, *The Religious Kibbutz Movement In The Land of Israel 1930-1948*, Ramat Gan: Bar-Ilan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Magnes Press, 1999, p. 59.